



乡野

■李专(温泉)

从龙泉寺旁的路骑上山顶，向大幕方向而去。这条路修在山顶上的路，大概是咸安区最偏远的公路之一，路的南边看得见的地方就是通山县的地盘了。

路旁的人烟越来越稀少，偶尔有一两个三五人家的小村落。到了正山顶，再往前走一点准备下山的地方，路边居然有一座老青砖做的亭子。这座亭子比一般的亭子大些，长方形，两端开门，通道式，很结实，看成色起码是民国时的建筑。这是方便路人休息的亭子，从前或许还是施茶之所，向路人施茶是咸安乡村的美德传统。

让我感到新鲜的是，亭子上写的三个字“万益亭”。这里有没有一个叫“万益”的村落，我不知道，知道这山上这些村落大多是姓人聚居。

这是去年的一次骑行经历。我们在一条深山间的山路骑行，途中又拐进一条分支路，沿着这条支路一直骑到没有路才停下。在一座没有前行路的小村旁，看到了一块功德牌，内容是村民捐款修路的记载。又见深山野岭的文字，大家围着这块功德牌看起來，知道这条路叫“东关岩福星路”。不知道这个小村子是不是叫“福星”。

城市里的文字太多，只要你睁开眼，只要你抬起头，你一定能看到文字，看得我们都想不开了，往往是视而不见。乡野里的文字很珍稀，往往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我的眼里，这些乡野文字不仅仅是字了，那是花，是文化之花，文明之花。

我的书房已经塞满了书，这些书多得可以武装一个中等乡镇的图书馆。可是书还在不断增多，一方面是要添置新书，更多的是隔三差五总有人送书。书多得放不下了，去年全家搞“断舍离”运动，一咬牙卖掉了一批书。把书当废纸卖后，心里又不安，感到是一种罪过。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有多少孩子想看书而没有书看啊！我小时候就是想看书而没有书看。那时只要看到有字的纸逮住就要看个够，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一次，我在路上走，当然是乡间的土路，看到路面上一张报纸，已经被很多人踩过，沾满了泥脚印，尽管很脏，因为似曾相识，我还是把它捡起来看。发现上面有我投稿的《志气篇》：“有志者立志长，无志者长立志。叹息自己没有天资，不如责备自己没有志气。有志者事竟成，无志者空悲哉。立志攀高峰，就会找到道路”。这是一张1981年8月18日《咸宁报》，我几天前就看过。这天的报纸是高考揭榜的资讯专刊，《志气篇》是用来安慰落榜生的补白。

因为早就预测到自己会落榜，于是在那个暑假里疯狂投稿，这是唯一投中的一稿。署名是“李专辑”，因为不是我的原创。这虽然不能算我的处女作，却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印成铅字登在报纸上。尽管我的名字也被别人踩脏了，我心里还是挺乐呵。

现在的乡村，还是相对的文化贫乏。现在的乡野，文字还是比较珍稀。在乡野里，有时几个字，就会有无限的作用。一次骑行，看到路边有一股奔流的泉水。“咸安通”老王说：“这就是咸安三大名泉之一的白岩泉。”我当时心里的确有点小震撼，白岩泉太有名了。要是泉边有一块铭牌多好啊，既是广告，也是保护，更是一道文化风景。

需要立铭牌的东西太多，可不可以让民间力量捐立？只要经政府备案，都可以立，还可以署上捐立者之名。如果有此一举，我坚信，乡野文字花势必遍地开花。

夏天，各种夏花激情绽放。它们无一不是在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展示着最亮丽的色彩，诠释着生命的灿烂辉煌。而我却对象征着纯洁、信仰、恩爱、关怀的荷花情有独钟。

盛夏时节，在江南水乡，随处可见盛开的荷花。清代诗人曹寅在《荷花》中描写的：“一片彩云一片霞，十分荷叶五分花。湖边不用关门睡，夜夜凉风香满家。”就是对水乡荷塘最好的诠释。夏日的荷塘经过春季的孕育，整个水面都已铺满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再看那亭亭玉立的荷花，有的已经敞开了心扉，有的还是鼓鼓的含苞待放，但更多的荷花还是躲在宽大的荷叶下，“犹抱琵琶半遮面”，又似乎在绿伞的遮蔽下，情侣般地窃窃私语。一副娇羞欲语、欲语还羞的娇态，确有几分东方仕女的神韵。调皮的小蜻蜓轻盈地飞落其上，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阵微风吹来，荷花和叶子摇摇晃晃的，偶有一瓣荷花无声无息地落入池塘，漂浮在水上，宛如一只粉红色的小船……关于荷花的美，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周昌龄笔下的《采莲曲》、周敦颐笔下的《爱莲说》等众多的名家都有精彩阐述，我觉得已经无需再用过多的文字去渲染了。

我喜欢荷花不仅仅是因为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质朴动人，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旁若无人的灿然怒放，而是因为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质。这种品性于当今时代，于广大共产党员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哪个时代的社会都是一个大染缸，清与浊从来就是区分正与邪、廉与贪、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尺，是检验党员干部合格与否的试金石。清者，经得起考验，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燃尽生命写忠诚的李林

森同志任四川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时，可谓是手握干部任免“生杀大权”，却一生清贫，两袖清风。连给老父亲祝寿都拿不出钱来，看病做手术的钱都要向亲戚朋友

借，甚至连想调动工作的亲妹妹也毫不留情，病床上一句“哥对不住你呀”的话语让人泪流满面。李林森病逝后留给妻子的除了无尽的心痛还有一张张借条，其清廉的形象令人唏嘘不已。还有心里只装着他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让青春无悔的“最美村官”张广秀；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牛玉儒；新时期公正为民敢于担当的好法官邹碧华……这些习近平总书记“点赞”过的优秀党员干部堪当清正廉洁的代表。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文字：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诗人的笔翼里，是用诗在阐述生命，也是将生命化作了一首优美的诗，能这样理解诗和生命的人，无疑是有大智慧和大勇气的。而我也从诗人的文字里禅悟出：人的一生可以选择平凡，但，绝不可以平庸。平凡的生命，亦可如夏花：化作光明烛，鞠躬尽瘁的“化缘校长”莫振高，还有雄心志四海，重夺世界杯的女排主教练郎平；弦歌感人肠，琴弦上的放歌者阎肃；天下英雄气，拯救“东方之星”落水乘客的当代大学生官东；君子抱仁义，为养育孤儿卖唱的老艺术家王宽……他们的言行代表时代正能量，感动着中国，也感动着世界。

时光清浅，寄一束美好的心愿，感知生命的厚重，感恩岁月的馈赠，于无声处品大美，于繁华喧嚣处听宁静，于纯净中品人生。我愿生如夏花，度荷样人生。人生若此，无憾便足矣！



今年入夏后，不知是阴雨天气频发，还是生态趋好环境向优的缘故，晚饭后健步潜山，竟然偶遇久违了的萤火虫。虽然只有那么零零星星的几只，趴在路上不经意的树草丛中闪闪烁烁，却带给我无以言表的震撼与惊喜，唤起了童心美好。

一闪一闪亮晶晶，好似天上小星星。这是乡村田野夜晚萤火虫纷飞场景留在我的童年脑海深处的美好记忆。

夏秋的夜幕，隐去了白天的热辣喧嚣，除了远远近近、急急缓缓的蛙鼓虫鸣、夜莺低唱，山村田野显得特别的空旷静寂。大家松弛一天学习劳作的疲倦困顿，别无娱乐与去处，只好到打谷场、田园阡陌等地消遣时光，享受星光月色。男孩子滚铁环、玩弹弓、抽陀螺，女孩子丢沙包、翻花绳、踢毽子等等，极力舒展宣泄着属于那时那地的童心欢悦。追逐光亮闪烁的萤火虫更是成了男孩女孩的共同乐趣。

看成群结队的萤火虫上下翻飞、光芒闪亮，轻舞扇子捕捉几只放在手心细细端详考量，满眼满脑都是新鲜好奇与神秘疑惑，怎么也搞不明白这可爱小精灵的神秘尾部为什么会发光发亮，问大人们也是吱吱唔唔转移话题，只是告诫我们要爱护她们别惹生气，否则来年就不再来相伴玩

荷样
人生

■殷铁山(嘉鱼)

■程应峰(温泉)

开往故乡的

火车

找摊点草草填了肚子，匆匆赶赴北京西站。拉着行李箱，随人流走过天桥，走进候车室，时间还有富余，静坐室中一隅，顿然之间，有了几分故乡在望的安适感。

七月的天气是热不可耐的，却不能挡住生命固有的快乐。对面座位上，清秀的母女俩靠在一起，亲昵地聊着天，呢喃细语，分外亲切。离她们不远处，一女子孤独地蜷在椅子上，阴郁的目光投向远处。这个女子，远近地是很耐看的，但其精致的容颜，无法掩盖内心的不安，抑或是红颜薄命的忧伤？

这就是截然不同的人生。但无论怎样的人生，只要在火车站这样的场合，大抵都会浓缩成两个点，彼此相遇，然后擦肩而过。常常是，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粉墨而至，瞬间而急骤地，纠结交错在一起。就算没有半点语言交流，还有对视，冷冷的，或热热的，就一眼，便落入了心底。

上车坐下，邻座恰是那位孤独的女子。在靠窗的座位上，她神情漠然，失落依然。火车启程了，一些关于北京的片段开始在脑海中翻飞。渐行渐远的，是异乡；分秒逼近的，是故乡。

无论身在何处，我只想作个简单的人，简单到只有思绪，绝不愿处在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交往中。就像我出门在外，只爱带一个小小行囊一样。惟有简单，才有可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些我乐于去思考的问题。不用过度猜想，我也知道，眼前这个容颜精致的女子，定是遭遇了人生的纠结和烦扰，她此刻的内心，一定是七上八下，五味杂陈的。

在良久的枯坐中，在纷繁却迷蒙的思绪中，餐车推过来了，我要了份盒饭，顺口问了声旁边靠窗而坐的女子，要盒饭不？她露出了难得友好的笑意，却摇了摇头。

心境不坏，吃嘛嘛香。我很快将盒饭一扫而光，也将饥饿感、疲惫感一扫而光。精神头回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又鲜活起来。一个小男孩，有位置不坐，偏在年轻妈妈身上变着法子折腾。妈妈怎么细声细气地说好话，小男孩依然故我。我想，如此太过顺从孩子的母亲，最终势必会害了孩子。在我正要对这位年轻妈妈说上一两句做人要有底线之类的话的时候，一老头背着手走到了小孩面前，厉声说道：“小家伙，你再不听话，警察来抓你！”就这一句话，小男孩止住了嘻闹，乖乖坐在了位置上。老头儿呢，看到了收效，自然满意地剪着手，微笑着走开了。

几个小时的车程，倏忽而逝，前面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那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那是一个让我梦牵魂萦的地方，有我熟悉的城市，也有我熟悉的村庄。当目光落向故乡，我的内心就有了依傍。

近了再近，透过车窗，我看见故乡的田畴呈现出一片片浑黄，那不是稻麦，而是泛滥的雨水制造的浑黄。这一刻，我清楚明白地看到，因为连日暴雨，故乡已经被不容分辩地泡在了洪水中。

此情此景，对视故乡，我有了一分油然而生的伤感。而恰在这时，手机来了一条短信：夏日炎炎，暴雨连连，拥有清凉的心境，有何不好？

面对这样的短信，我无以回复。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季节，暴雨，对于城市人群，也许没什么大碍；但对于我的父老乡亲而言，就一定意味着有灾难在生命中繁衍。也就在此刻，那个在我一路看来孤独的女子，接了一个电话，从对话中隐隐约约听得出来，她家遭水灾了。在挂电话前，听她清晰地说了声“莫急，有姐在呢，就到了。”看似从容的言语，却无法掩盖内心的焦虑和忧伤。

这就是生活，在异乡的天空下，总是没有理由地怀念故乡；而一旦置身故乡的土地，又总有没完没了困扰和惆怅。